

潇湘山水

长沙的秋天

■草心

走到拐角处,忽然飘来一阵桂花的甜香,毫无疑问,这是秋天了。

长沙到处都种有桂花树。一到秋天,特别是在夜晚,桂花的香气不经意间总是在你闲逛的时候悄悄袭来,像是这个城里的人深藏着的美德,透过朴素的外表通过你的嗅觉渗透于你的心。我常常被这种香味俘获,愿意自动丢盔卸甲,对面前的桂花缴械投降。

烈士公园湖边有两株很大的桂花树,树的枝叶撑起大大的华盖,树荫被水泥墩子围了起来,一圈能坐上十来个人。平时也有人坐在树下聊天,至于花开的时节,这座位就更成了宝座。这两棵树上开的桂花比一般的桂花颜色要深,香味也更浓郁。我猜这应该就是金桂树吧。还见过一种桂花,花的颜色深到发红,像是酿过的,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丹桂吧。

可惜的是,金桂的花期不长,可能也就十天半个月。有种桂花树长沙叫月月桂,花期很长,可以开整个秋天。月月桂一般都不很高大,经常是先闻其香,遍寻之后才发现它躲在一片灌木丛里呢。我喜欢月月桂,喜欢它冷不丁带给我的惊喜,每当闻到它的香味,就想,萧杀的冬天还远着呢。

没有见过桂花香型的香水,要是有的话我会成为它的拥趸。我想装它的瓶子一定要设计得很素净才配。

秋天里比桂花更出风头的要数枫叶了。岳麓山上的枫树上标着枫香树的字牌,但我没闻到香味来。枫叶红了的时候,爱晚亭才是真正爱晚亭。因为伟人的缘故,这座亭子遐迩闻名。那年秋天,我领着当年大学时候的老班长来领略这胜景,他唏嘘道,这就是那有名的爱晚亭么,这么小。他说,他看过加拿大和日本的红枫,比这要壮观多了。

就在这山不在高的岳麓,就是这小打小闹的枫林,滋养着湖湘的学子,湖南的很多大学都依傍着这座山。还有山上的那些墓地,墓碑上那些显赫的人名让你惊讶于这座山所拥有的能量。

那些小手一样的枫叶在秋天会向我招手,吸引我来到岳麓山,享受这并不出众但却对我而言弥足珍贵的风景。

朋友盒子说,记住一个人常常是因为曾经与之共赏美景。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喜欢一个人,你才会邀他共赏美景。

如果人生可比作四季,我已经到了人生的秋天。而我仍然认为人生不可循环、不可再生,至今还没有什么奇异的事件让我相信还有来生。这样会有点悲观吧,的确。我找不到方法克服这悲观,看到那金灿灿的枫叶,至少安慰地想,秋天也可以是美的。

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有一本小说叫《失乐园》,后来拍成了电影。故事讲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和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偶然中相恋了,两人各有家室,他们的恋情自然为周遭所不容,最后决定共赴黄泉。日本人对死亡总是不乏浪漫的想象,这一对恋人就是在口嚼毒药之后赤身相拥着以最亲密也是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的。

令人慨叹的是,在人生的秋天,犹如棋局临近收官,却遇到了一个不及闪避的生死劫。这就是人们总结出的所谓“中年危机”么?——终于hold不住了,像枫叶一样,在凋零之前最后再灿烂燃烧一回。

这醉意深浓的秋叶啊。

新书一评

企业的雄心照耀世界

■刘恋

所有做企业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成为百年老店,但很多企业不是英年早逝就是壮年夭折。究其原因,主要是做企业的人缺乏企业的智慧。

什么是企业的智慧?为什么说企业的智慧改变世界?企业治理和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有什么样的互鉴?企业管理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它有着怎样的管理哲学的意蕴?年轻学者罗争玉最近出版的新书《企业的智慧》,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既宏大又现实的深刻问题。

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构建了一个“三分法”管理哲学体系:管理学主要要解决三大问题:正义、效率和公平。效率、公平和正义,是企业管理追求的三种境界;正义、公平和效率是公共管理现实道路的演进。不只是企业,所有组织,包括国家和政党,从避免早衰到长盛不衰,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科学的发展战略、完善的制度设计和优秀的文化塑造,这是所有组织永续发展的终极源泉。

作者还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指出企业治理改变了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生态环境。政府治理和政党治理的变革是一种适应性的变革,这种适应源

自于以企业为主体推动形成的国际规则、全球化形态等外部环境压力,也可以来自于以企业治理的示范性影响。由此,他提升了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它不只是通常人们认为的为人类社会发展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创造财富,企业更是创新知识、培养人才的组织,这是企业存在的逻辑。企业用自己的方式将人组织在一起,创造了属于企业的智慧。

全书贯彻着“商商改变人类,企业的智慧改变世界”的主题。商商是相对情商、智商而言的,是现代人的重要素质,不只是企业人要具有,非企业组织人也需要具有。企业影响世界,企业改变世界。从影响到改变,是事物关系质的飞跃!企业改变世界,除了直接的变化,企业还在间接地改变、看不见地改变、隐性地改变着世界,这就是企业的智慧在改变世界。

企业的雄心光芒四射,永不停息地照耀世界!企业的智慧润物无声,永不停息地改变世界!企业,因此在人们爱恨交织的复杂目光下成长。以至于人们甚至开始担心,最终有一天,企业会不会收购国家?而不论我们是欣喜还是担忧,企业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

高宇小语

蟹耕于田

■苏高宇

长沙的朋友老远地给我搬来了这块菊花石砚台,我一直感念着他的厚意,觉得石头也有了温度。

三年来,对着这块厚重的砚台,有好些次我都在冥思,砚台的造型是怎样构思出来的呢,莫非素不相识的工匠师在做了一场梦之后就扣准了我的心思,专门做了这样子的设计?我想,总是有些因缘的。不然,在成堆天然的菊花石里,因材施教,雕出那形状各异的砚台,何以独有这一块千里飞来,安在了我家,并且产生了感应呢?

你看啊,爬在砚台中间的蟹是不是就该是我?我的前生本来应该是投身行伍的,而且是一只很霸气的雄蟹,当纵横天下,因为投胎误入到砚田,结果我为了养活我的女人和孩子,就别扭地做了一只耕田的蟹了。不是说从来都是牛犁地,谁曾见过蟹耕田么?于是我就无端遭受了许多的白眼,许多的非议,我的泪水,在月光下滴着,醒来了,就看见了瑟瑟在谷穗尖上的成串的露珠。

那么那只小蟹,就准是我的小孩。他也是一个男人,将来也得承担起男人的辛勤和忧郁;然后,如我一般继续着耕田。不过我是想,等孩子大了,砚田里的谷粮一定有了许多的积存,他总不会像我这样劳苦吧。

再就是那前世绽放的菊花。女人如花。所以未有砚台之前,就有了这石上的菊花。菊花是等着男人去浇灌她,供奉她的。她呢,也为男人做了开放的努力,直到褪色,凋谢。

行笔至此,侧耳,忽闻老蝉娴熟地拉着普通话的腔调在一阵恶噪。

我萌

眼镜

■钟源 (湖南师大附中

附属博才实验中学初三0910班)

我总是喜欢在空闲的时候想一些事,重要的,不重要的,也从来没想出什么结果,无非是在那些时间里填充了一些思绪,挺有趣的。有时发现点什么,便想表达出来,诉说一下心里的想法。

早上跑操总是匆匆忙忙的,实在想多睡会儿,可还是被朋友拖了起来。出去的时候摘掉眼镜,捏在手里,世界一下子变得模糊了起来,只有身旁的面孔还是清晰的。那时我就在想,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远处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或事物模模糊糊的就好了,知道他在那里,但你不去打扰他,他也不来打扰你,自顾自地生活着,也不影响谁,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这样子挺好;而身边清晰的人,是融进了你的生活,在你的人生中担任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陪伴你,教育你,帮助你。你要将他们看得清楚,这样才能更好地生活。将需要的东西看清楚,将不需要的东西忽略掉,这样的生活才不会有累赘和不必要的烦恼,是吧?戴上眼镜,周围重新变得清晰,远处的、身旁的,都有着清楚的轮廓和样貌,眼镜就是在生活中让你过得更真实的东西吧,把远方的东西也能看清楚,让你更好地行走。

转头时朋友美丽的笑容,取下眼镜,依然美丽地绽放着,只是远处的物体像是被水浸染过一番,失了容貌。不过,并没有改变什么。这样的生活,想想真好。